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红发小鬼

[意大利] 维尔加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封面设计：辉煌时代



ISBN 7-80506-913-1



9 787805 069135 >

ISBN 7-80506-913-1 / I · 364

定价：416.00 元 (16 卷)

目 录

红发小鬼	〔意大利〕维尔加	(1)
西西里柠檬	〔意大利〕皮兰德娄	(14)
弗洛拉太太和她的女婿彭查先生	〔意大利〕皮兰德娄	(26)
夜	〔意大利〕皮兰德娄	(34)
西西里岛柑桔	〔意大利〕皮兰德娄	(42)
看不见的珍藏	〔奥地利〕茨威格	(52)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茨威格	(65)
月光胡同	〔奥地利〕茨威格	(100)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奥地利〕茨威格	(116)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	(123)
地 洞	〔奥地利〕卡夫卡	(132)
体操课	〔奥地利〕莱·马·里尔克	(160)
伊豆的舞女	〔日〕川端康成	(165)
母亲的初恋	〔日〕川端康成	(186)
少年的悲哀	〔日〕国木田独步	(207)
十三夜	〔日〕木通口一	(214)

红发小鬼

〔意大利〕 维尔加

王小枫 译

他被大家称做玛尔贝洛，是“红头发的”意思，因为他长了一头火红的头发；而他长了一头火红的头发，就因为他是一个凶恶的坏孩子。他长大了肯定是个头号的大坏蛋，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红砂矿上所有的人都叫他玛尔贝洛，以致他的母亲，听人家总是这样叫他，几乎忘了他受洗的名字。

除此以外，她看见他只有与在星期六的晚上，那时候，他拿了几个索尔多——一星期挣来的工资——回家来。既然他是个“红头发的”，那就有被他扣下几个索尔多的危险；所以，为了印证对他的怀疑，他的姊姊就常常用辱骂和殴打来迎接他。

然而，矿坑的老板却来证明说，这孩子说的没错；他的工资就是这点儿，一个索尔多也不差；而且，凭良心说，这点儿还是给多了；像他这样一个小鬼，安在他身边没一个人愿意，谁都像避开一条癞皮狗似的避开他，到了跟前，就得给他尝尝皮靴的滋味。

他倔强、粗暴、而且野蛮，也确是个丑陋的东西。中午，矿上别的工人都坐在一起，喝着汤，闲谈一阵，而他却独自去蹲在一个角落里，把篮子夹在两腿中间，啃他的面包，就像他那一类动物的模样；其他人就喊着嘲弄他，或者向他抛石头，直到老板跑这来踢他一脚，把他赶回去工作。他在拳打脚踢之下，照样长得很结实；他让人家把他当灰驴似的干活，一声也不敢抱怨。他总是穿得破破烂烂，被红砂弄得一身尽人皆知，所有的人认识他在蒙塞拉托和加尔，以致于他在那里工作的矿坑人家就叫做玛尔贝洛的矿坑，这使老板听了很不高兴。他们把他留在矿上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肠，也因为同时米休师傅他的父亲是死在矿坑里的。

米休师傅是这样死的：有一个星期六，他要留下来干完他承包的

一项工程。这是一个很结实的砂柱，一直就曾在那里，支着矿坑的顶，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他便和老板大致估计了一下这柱子大约有三十五到四十担砂。然而挖了三天，米休师傅还没有挖完，星期一还得花上半天功夫。显然这是件苦工作，只有米休师傅这种可怜的傻瓜，才会把这个便宜让老板给占了去。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被人家叫做哑巴米休；他是矿上专干一切繁重苦工活的笨驴。而他呢，可怜的家伙，凭着双手挣饭吃便使他很满足，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人家去，他不去和他们打架、吵闹、惹麻烦。玛尔贝洛却常常做出一副难看的小脸，这一切侮辱欺凌好象似都落在他肩头上；他虽然小小年纪，眼睛里却射出一股凶光，使得那些人对他说道：“滚开！你决不会死在床上，像你那父亲。”

然而，他的父亲，那么好脾气的人，也没有死在床上，瘸腿的莫摩大叔曾经说过，他碰也不愿碰一下那个砂柱，给二十个金币也不行，这太危险了。但是，反过来讲，矿坑里的一切都是危险的，如果你要停下来想想你冒的危险，那你最好还是走，别干这一行，去当个律师。

因此，在这星期六的晚上，晚祷的钟声，已经响过很久了，米休师傅还在挖他的砂柱；他的同伴们都已点起烟斗，准备回家，临走时，还对他说，要是他愿意这样，那就给老板卖命干吧；也还劝告他当心，别像老鼠那样被夹住。这种嘲弄他是听惯了的，他一点也不在意，只是高举着铁锹，“哼唷！”“哼唷！”地一锹锹深深挖着。但是心里他在想：“这一锹买面包！这一锹买酒！这一锹给南茜亚塔买新外套！”他就这样不停地计算着这笔包工拼命挣来的钱应该怎样来花。

矿坑外面，晴空万里，满天星斗；矿坑下面，冒烟的挂灯摇晃得像颗彗星。那个巨大的红砂柱，被铁锹挖空了肚膛，弯下了腰向前扭曲着，好像在肚子痛似的，也在哼着：“唷，天哪！唷！”玛尔贝洛不断地清除着杂土，他又把空口袋、酒瓶和鹤嘴锄安全地放在一边。他的父亲——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他是多么喜欢啊！——总是说着：“让开！”或者：“留神！留神！注意顶上有没有小石或粗砂掉下来！”突然他不再说话了，玛尔贝洛正转过身把铁工具放进篮子里，他听见一

个深沉而闷住的声音，就像一下子砂子完全压下来了那样；矿坑里一片黑暗。

人们在晚上急急忙忙地跑去寻找指导矿坑工作的工程师，他却正在戏院里。但是说什么他也不管。遭到莫大惨祸的桑塔大娘尖声号叫，捶胸顿足。只有桑塔大娘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牙齿震颤着，就好像是在正月寒冷冰冻的夜里。当人们告诉工程师说，这件祸事是在四个钟头以前发生的，他就问他们，四个钟头已经过去了，再来找他还有什么用？尽管这样，但还是最后去了，带着梯子火把；这又花了两个钟头，一共已经六个钟头了。于是，那个瘸子说，要把坑里所有塌下来的东西清除出去，得花一个星期。

想想看，四十担砂子！塌下来的砂子像一座山，非常纯净，被熔岩烧得绝细，加上两倍石灰，你甚至可以用手捏成团。用大车来装，得装几个星期。这好事情就是哑巴米休干的！

工程师回到戏院去看奥菲丽亚下葬了；其余的矿工也耸耸肩膀，一个个地走回家去。在他们争论闲谈中一个孩子的声音没有被注意到；这声音已经不像是人类发出来的，它狂野地叫着：“把他掘出来！在这儿掘，赶快，赶快！”——“哈！”那个瘸腿老头说，“是玛尔贝洛！玛尔贝洛，你是从什么地方跳出来的？要是你不是‘红头发的’，你也不会活命的！不会的，我的孩子！”旁人都笑起来；自有魔鬼在照顾他有人说，另一个人说他和猫一样有许多条生命。玛尔贝洛什么也不回答，也不哭。他跑到那个坑洞里，用手指头挖砂，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他们后来拿着灯走来，他才被看见。他的脸变了样，眼睛毫无神色，嘴角上满是泡沫，所以大家看见了都害怕。他的指甲已经破裂，耷拉在手指上，鲜血淋漓。他们想把他带走，于是发生了一个可怕景象：他已经不能用手抓了，就像疯狗一样用牙咬；为了不让他死在里面，他们不得不揪住他的头发，拉他出来。

然而，他又回到这上面来了，过了几天；他的母亲哭哭啼啼地拉着他的手，把他送来。有什么法子呢，你总不能找到现成的面包，等着你去吃啊。而且，他们现在也不能从那个坑洞那里把他打发开罢了。他疯狂似地挖着，仿佛每一篮他挖掉的砂子，都是从他父亲的胸

口上挖掉的一样。有时候，使铁锹干活时，他会突然停住，高举铁锹，脸色狰狞，眼光凶狠，看来他似乎正在倾听他所熟悉的魔鬼低语向他耳边传来从塌下的砂山那一头。这些日子里，他变得更阴沉，更满怀恶意；他简直不吃东西，把面包丢去喂狗，好像那不是好吃的食物。狗喜欢他，因为狗只认给它们东西吃的人。只是那头畜生，可怜的灰驴，弯着背又那么瘦，却成了玛尔贝洛发泄全部恶意的对象；他用铁锹的柄残酷地打它，还嘟哝说：“让你早点死掉！”

仿佛他被魔鬼附上了身，在他父亲死后；他像鼻子里要穿上铁环来驾驭的凶恶公牛那样地工作。他知道自己“红头发的”，所以就尽量使自己变坏；如果出了什么事故，如果某一矿工掉了铁楔，或者一头驴子断了腿，一段坑道倒塌了，准是他干的，人们总知道。而在他这方面，他也一声不响地忍受着他们的一切虐待，就恰像在鞭打下弓起了背的驴子，打完了还是我行我素。此外，他也是残忍透顶他对待别的。一切他认为是对他和他父亲的欺压，他好像都要在比他弱小的人身上进行报复。他在回想起他父亲所受的一件件侮辱和苛刻待遇，以及人家让他惨死的情景时，让他感觉一定是一种奇特的快乐。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这样嘟哝：“他们也就是这样对待我！他们把我父亲叫做‘哑巴’，就因为对待他们他不像我这样！”另一次，老板在他身旁走过，这孩子冲他背后做个鬼脸，说：“就是他干的，为了三十五担砂子！”又一次，在那瘸腿老头背后，说：“那天晚上，我听见的他也在内，他还笑呢！”

他似乎由于极度的怨恨，而把一个可怜的孩子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个孩子从桥上摔下来，大腿受了伤，不能再做砖匠的帮工；玛尔贝洛回来之后不久，他就到矿上来工作。东摇西晃地把一篮砂子背上肩头，这可怜的孩子摇着，使人看着简直以为他是在跳泰伦忒拉舞；矿坑里的人都笑他，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青蛙”。虽然他是个青蛙，他在地下矿坑里工作，却总算能够糊口；甚至玛尔洛分一点自己的吃的东西给他，据有的人说，为了可以虐待他而觉得高兴。

说实在话，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折磨他。有时候，他无缘无故毫无怜悯地打他；如果“青蛙”不自卫，他就打得更狠更重，还说：

“啊，你这个木头！你这个木头！你要是没有勇气自卫，那么等我不恨你的时候，觉得怎样，让别的家伙来揍你的脸？”

让“青蛙”擦去鼻子里和嘴里流出来的血，他就说：“有人打了你使你受了伤，你就会学会自己怎样打人家了！”——他赶着一头驮砂子的驴子，踏上从坑道通到地面的斜坡；他看见驴子驮的超过它的能力，蹄子趴着地，不负重荷下身体屈了起来，喘着气，两眼发白，他就用铁锹柄残酷地打它，打在腿骨上和突出的肋骨上，木木然的发出响声。有时候，这畜生在敲打下整个身子蜷缩着，即使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也不能再往前迈一步，只得屈膝倒了下来。倒了那么多次有一头驴子，腿上有两处竟没有了皮。玛尔贝洛于是告诉“青蛙”说：“驴子挨打，因为它自己不能打人；我们如果能够被它打，我们早被它踩在蹄子底下了，撕去了我们的皮肉。”

或者又这样说：“如果你要揍，你得注意要尽力揍得重；那么挨揍的人就会明白你比他厉害，你因此也可以受少些气了。”

他用铁锹或鹤嘴锄干活时，干得十分狂热，仿佛他对砂子有仇恨一样；他咬着牙挖着劈着，每下一锹就哼一声，活像他父亲。“砂子是靠不住的，”他压低声对“青蛙”说，“它跟别的东西一模一样，如果你比它弱，它就踩上你的脸；如果你比它强，或者几个人合起来一起对付它，像那个瘸子一样你就能打败它。我父亲总是打败它；他除了砂子外从不曾打败过别的，因此人家叫他哑巴；趁他不防备砂子抓住了他，把他吞了，因为它到底比他强。”

每次“青蛙”在干一件重活，累得抽抽搭搭像个女孩子一样地哭着时，不肯后玛贝洛就捅他一拳，喊着：“别作声，你这娃娃！”要是“青蛙”还不停止，玛尔贝洛就会过来帮他，有点儿骄傲地说：“来，让我干吧！我比你强。”有时候，他自己嚼着干面包，把半个葱头给他吃；他耸耸肩头，还说：“我惯啦！”

他已经习惯了一切东西。他惯于头上挨揍，惯于被踢，惯于受鹤嘴锄柄或马肚带的抽打；他也习惯了被所有的人作弄侮辱，习惯了连干了十四个钟头的苦工后，睡在石头上，手臂和背脊好像折断了的一样；他甚至也惯于挨饿，因为矿坑的老板常罚他，不给他吃面包喝

汤。他常说，老板虽然曾断过吃的口粮，从来却没有断过虐待的口粮。然而，他却从不抱怨，他总是偷偷地冷不防地用他的诡计来报复。他的诡计使人以为魔鬼真在他身后安上了尾巴，成了魔鬼的同类。因此，责罚经常落到他头上，甚至他没有罪也是这样，虽因为这一次他没罪，他可能还是会照样犯的。他从不为自己辩解，辩解又有什么用！有时候，“青蛙”吓坏了，他哭着请求讲清楚真相，替自己开脱，可是他却反复说：“这管什么事？我是红头发的！”——没有人说得清，他老是低着头弯着背，是因为无可奈何的顺从，还是由于藐视一切的骄傲；甚至也没有人说得清，他的这种性情是凶悍还是懦弱所造成。可以肯定的是，他连对母亲也不亲热，因此，她也不亲热地待他。

他每逢是期六傍晚，穿着破烂全身的衣服，丑陋的小脸上又是雀斑又涂满红砂，回到家里来，他一到家，如果敢以这副样子在门口出现，他的姊姊就抓起扫帚柄赶他，否则，会把她的男人吓跑的，要是他看见这么一个小鬼要来蒙混做他的小舅子。母亲总是在邻居那里串门子，他也只能蜷睡在麻袋上，像条生病的狗。因此，到了星期日，当地其他的孩子都穿上干净衬衫去做弥撒，或者在院子里玩，而他却似乎没有别的娱乐，只是走来走去在花园橄榄树里的小路上，搜索那些从未伤害过他的蜥蜴，用石头打死它们，或者他就在仙人掌的篱笆中间作践一番。他是没有兴趣的，和别的孩子在一起抛石子和作愚蠢的游戏，这是实话。

米休师傅的寡妇有了这样一个坏性格的儿子，心里十分失望。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他，的确他也退化到了成为一条经常逃避所有人的脚踢和手里的石子的狗，最后，一看见了任何人把尾巴夹在腿间就溜，而且也就变得贪婪、癞皮，像狼一样凶恶。至少在地下的砂矿坑洞里，虽然他半裸着身子，又丑陋又褴褛，大家却不开他玩笑。好像他生来就是干这工作的，甚至他头发的颜色和一见阳光就眨巴的狡猾的猫眼，也是如此。矿上也有这样的驴子，从来不出去。干这个地底下的工作，是从垂直的竖坑里下去的；驴子被人用绳子放进坑洞，就这样度其余生待在坑洞里。它们都是些老驴子，那是真的，准备送到海

滩上去绞死，所以只花了十二三个里拉买来，然而它们用来做地底下的工作还是好的。而玛尔贝洛，当然，要比它们更值钱，他星期六傍晚要跑出矿坑来，因为他可以援绳而上，而且也因为他得把一个星期的工资交给母亲。

他的确是宁愿当砖匠的帮工，像“青蛙”那样，在高耸在蓝天中的桥上工作，唱着歌，阳光满背晒着，或者当一个车夫，像到矿上来拉砂子的邻居杰斯巴那样，嘴里叼着烟斗，坐在车辕上摇晃，整天在美好的乡间道路上来往；或者，更好点儿，他愿意当农民，一辈子在绿色的田野里的农作物中间，或豆角树的阴凉下过日子，背后是蔚蓝的大海，头上是百鸟的歌唱。但是，这个职业是他父亲的职业，他是生来干这个职业的。想起了这一切，他就把那压死了父亲的砂柱指给“青蛙”看。现在这个柱子还在出产烧炼过的细砂子，让那个嘴里叼着烟斗，坐在车辕上摇晃的车夫来拉去。他说，等到他们把砂子挖完，就会发现他父亲的尸体，上好的柳条布裤子还穿在身上，像新的一样。“青蛙”害怕了，但是他却不。他对他讲，他怎样从小就常来这里，怎样常看见这个通到地底下去的黑坑洞。父亲总是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里面去。然后他伸开双臂，忽指东，忽指西，解说着这复杂的地下坑道的迷宫，怎样在他们四面八方伸开去，直到远方熔岩流过的那片黑色的荒地，那里，凝固的，灰黑色的裸露的岩浆之间，夹杂地生着一些干枯的金雀枝丛。他也说，矿坑吞下了许许多多的人，有的是被压死的，有的是在黑暗中迷失的；那些迷失的人整年整年地走着，现在他们也还在走着，寻找他们进来的那个通风洞；白白地他们的孩子到处搜索，白白地尽力呼喊，他们都不能听见。

有一天，在装篮子的时候，米休师傅的一只鞋被他们发现。这孩子那么剧烈地震颤起来，以致人们不得不把他用绳子吊到外面去，就像另一头将死的驴子那样。然而那几乎全新的裤子人们还是不能找到，或者米休师傅的遗体，虽然老矿工们都肯定，他必然是在这个地方被塌下来的柱子压死的。就来一个矿工的好奇地说，砂子这东西真是多么任性，它一定是把“哑巴”狠狠地摔得他的鞋在这一头，脚在那一头。

玛尔贝洛感到恐怖，在发现了那只鞋以后，怕看见他父亲赤裸的脚在砂子里出现，不愿意再使铁锹挖一下，因此，人家就用铁锹柄揍他的脑袋。他跑到坑洞的另一部分去工作，拒绝回到原来的地方来。两三天之后，米休师傅的尸体真的被他们发现了，穿着裤子，脸朝下躺，仿佛涂过了油膏。莫摩大叔认为，他一定是经过了很久才死的，因为砂柱是弯着曲着向他身上压下来，所以他被活活地埋在当中。甚至现在还可以看出，“哑巴”师傅怎样本能地挖着砂子，想逃出来，他的指甲裂开了，手指抓破了。真是一模一样和他的儿子玛尔贝洛！”瘸腿的莫摩大叔反复地说：“他在这里面挖，他的儿子在外面挖。”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对那孩子说，他心怀恶意而且复仇心重，他们知道。

车夫把尸体从矿上拉走，就像他拉走塌下来的砂子和死去的驴子一样，不过这一次，除了尸体的臭气外，还得记着，这个尸体是“受过洗礼的血肉”。死者的寡妇把衬衫和裤子改小了给玛尔贝洛穿，这是他第一次几乎穿得全身是新。那双鞋暂时收拾起来，等他长大后再穿，因为鞋不能改小，而姊姊的男人又不要死人的鞋。抚摩自己身上穿的几乎是新的柳条布裤子时，他觉得裤子又光滑又柔软，像父亲的手。这双手以前常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虽然它又粗又红。在已经挂上了麻袋的钉子上他挂上那双鞋，仿佛它是教皇的拖鞋。一到星期日，他就取下来，擦亮它，并且试着穿，然后他把它并排放在地板上，坐下来整个钟头地对着它沉思。他的胳膊支在膝上，手托着腮，什么念头在他那古怪的脑袋里转天才知道。

这个玛尔贝洛，他的确是有些古怪的念头的！自从人家把他父亲的铁锹和鹤嘴锄交给了他，他就拿来使用，对他的年纪来说尽管是太沉了些。有些人问他愿不愿意卖掉这两样东西，他们肯出新东西的价钱把它们买下来，他却回答说：不！他父亲用自己的双手把木柄用得这么光滑发亮，他能把新的用得比这更光滑更亮这是不可能的，即使用上一百年，甚至再加上一百年，也不可能。

大约在这时候，那头灰驴由于重活和上了年岁而终于死了，车夫把它装走，去抛在远远的“西阿拉”。“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玛尔贝

洛啾啾地说，“不能再用的东西都被他们抛弃到尽量远的地方去。”他跑去看躺在岩浆裂口深处的驴尸体，他还逼着“青蛙”一起去，虽然“青蛙”很不愿意，但玛尔贝洛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得正视一切东西，不管是好是丑。他站在那里，以一个流浪儿的贪婪的好奇心，远远看着从附近各个村庄跑来的狗，夺抢着灰驴身上的肉。他们两人出现时，那些狗都逃开了，它们吠着，在裂口的那一边贪馋地绕着圈子走。红发小鬼却不让“青蛙”抛石头赶开它们。

“那条黑母狗你看见了吗？”他说，“你的石头这条狗一点也不怕。它不害怕，因为它比别的狗都更饿。看见它的肋骨吗？”然而现在，灰驴不再受苦了，只是伸直四腿，一动不动地躺着，任凭这些狗爬在身上大嚼，把它的眼珠挖出，把它的肉撕去，露出白骨来。所有这些扯着它脏腑的牙齿，已不可能再使它弓起脊，像从前人家要它加把劲走上陡峭的坑道时，用鹤嘴锄柄揍它那样。事情总是这样的！唉，灰驴的背脊上不知受了多少木柄揍、鞭子抽了，即使是它，当它在重荷下喘不过气来时，它的大眼睛也会转过来望着打它的人，仿佛在说：“别打啦！别打啦！”但是现在，这些狗可以咬它的眼珠。它那撕得破碎的嘴，也只剩下了牙齿，今后对背脊上的一切鞭打棍揍，只剩下露齿狞笑了。像它这样，还不如不生下来的好。

岩浆凝固而成的峡谷，荒芜而凄凉伸展着，一眼望不见尽头。它忽而升起，忽而沉下，升起的像山峰，沉下的像深渊，一片黑沉沉的皱褶起伏着，没有一只蚱蜢在地面叫，没有一只鸟在上面飞。你什么也听不见，甚至地底下人们在工作铁锹声也听不见。一直不停地玛尔贝洛反复说着，在这里下面，挖了许多坑道，四通八达，有的通向山，有的通向谷，因此，有一次一个黑头发的矿工走了进去，他出来时头发已全白了，又有一个矿工，在地下火把灭了，他呼救也没有用，谁也不能听见。这孩子说，只有他自己听见自己的喊声。想到这里，虽然他的心硬得似凝固的岩浆，也禁不住颤栗起来。“老板常差我到地下很远的地方去，别的人都不敢去。然而我是‘红头发的’，要是我不回来，没有人会找我。”

虽然如此，即使在“西阿拉”的上空，在夏天夜晚，星星也在闪

烁发光，周围的大地还是像往常一样漆黑。不干了一天温长的工作以后，玛尔贝洛疲乏不堪，仰天躺在麻袋上，享受着宁静和深邃太空里的星光，由于这个原因，他痛恨月夜，月光下，大海动荡着，粼粼闪耀，田野也这儿那儿地朦胧显现，这片熔岩于是更加荒凉更加赤裸了。“对我们这些在地底下干活的人，”玛尔贝洛自己想，“不论什么时候应该总是黑暗，而且到处黑暗。”猫头鹰在凝固的熔岩上空啼叫，盘旋飞翔，他又想：“猫头鹰甚至也嗅到地底下的死人的味，因为吃不到而着急。”

“青蛙”害怕猫头鹰，也害怕蝙蝠，红发小鬼斥骂他，说：“任何注定要孤独地生活的人，害怕什么东西根本没有这回事；看那头灰驴，它甚至不怕撕它皮肉的狗，现在它的身体已不再感到被吞食的痛楚了。”

“过去你习惯于爬在房顶上像猫那样干活”，他对他说，“但是现在不用说；现在你得像耗子一样在地下生活。你不用害怕耗子，也不用害怕蝙蝠，蝙蝠不过是有翅膀的老耗子。有死人的地方耗子是喜欢住的。”

然而，“青蛙”却非常喜欢讲给他听天上的星星在干什么。他对他说，那儿上面就是天堂，那些心地好的和不使父母烦恼的人死后就到那儿去。“谁对你说的？”玛尔贝洛问，“青蛙”回答说，是他母亲对他说的。

玛尔贝洛搔搔头，狡猾地微笑着，做出一副淘气孩子的什么都知道的鬼脸。“你母亲对你说这个，是因为你不该穿裤子，而该穿裙子。”

他想了一会儿之后又说：

“我的父亲是好人，虽然人家叫他哑巴，但他从不伤害别人。可是你瞧，他在那儿下面躺下了，他们还找到了他的工具、鞋子和我穿的这条裤子。”

过了一个时期，原来就不舒服了很久的“青蛙”，真的病倒了。因此，那天傍晚，把他放在驴背上，他们把他载出矿坑去。他躺在篮子中间，因为发高烧，颤栗得像只湿透的小鸡。有一个矿工说，干这

一行这个孩子是熬不透的，如果你要在矿上干活而不搞垮，你得生来就是干这行的。听了这话，玛尔贝洛显得很骄傲，因为他生来就是干这行的，他的身体也总是很健康很强壮。这许多天来，他一直帮助“青蛙”，尽力使他高兴，对他吆喝，用拳头打他。然而有一次，在背后他打了他一拳，“青蛙”就吐了一大口血，于是玛尔贝洛吓慌了，在他嘴里鼻子里到处察看，看是什么地方打坏了。他发誓说，这么轻轻的一拳他没想到，竟会使他受伤到这个程度。而且为了表示给他看，他用一块石头重重地打自己的胸脯和背脊。一个在场的工人又在他背心中间踢了他一脚，踢得发出了打鼓一样的响声，然而玛尔贝洛却一动不动。等到那人走后，他才说：“你瞧见吗？一点伤我也没受！他打我比我打你重得多，我敢肯定。”

然而“青蛙”的病却不见好转，他继续吐血，每天发烧。玛尔贝洛是从每周自己的工资中偷偷扣下几个钱，给他买酒，买热汤，还把自己的几乎是新的裤子给了他，因为可以使他暖和些。可是“青蛙”还是咳嗽，每次咳嗽的时候都会像窒息而死一样，到了傍晚，热度也不退，替他盖上麻袋，盖上稻草，把他移到用树枝生的火堆前，都没有用。不声不响玛尔贝洛站着一动不动，双手支膝，身子俯向前，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仿佛要替他画像似的，当他听见他含糊的呻吟，看见他定定的眼睛和瘦削的脸颊，就跟那头灰驴，在重荷下喘着气、精疲力尽、爬上坑道的情景，没有什么两样，他喃喃地对病人说：“赶快了结了也许对你更好！要是你得这样受苦，你还不如死了的好！”老板说，玛尔贝洛完全可能把那孩子的脑袋打破的，最好他们看着他小心点儿。

终于有个星期一，“青蛙”没有到矿上来。老板就此脱了干系，因为照他当时的情况，他没有多大用处只能多添麻烦。玛尔贝洛打听到他住的地方，到了星期六，他去看他，可怜的“青蛙”几乎不中用了，他的母亲绝望地哭着，好像一星期她儿子能挣十个里拉给她似的。

这一点，玛尔贝洛根本不能够理解。他问“青蛙”，既然两个月来他所挣的钱还抵不上他所吃的，她母亲为什么还要这样难受呢？但

是可怜的“青蛙”没有回答，他仿佛在数天花板上的椽子。于是红发小鬼搜索枯肠，最后想出了这个结论：之所以“青蛙”的母亲哭得如此伤心，是因为她儿子身体很弱，总是多病。她照顾他，就像照顾一个从未断奶的小鬼。不像他，又健康又强壮，而且又是“红头发的”，他母亲绝不会为他而哭，因为失去他她从来也不怕。

过了不久，人家在矿上说，“青蛙”死了。玛尔贝洛想，现在，猫头鹰在晚上也为他啼叫了。他又跑到裂口那里从前经常和“青蛙”同去，去看灰驴的遗骨。而今灰驴只剩下一些四散的白骨了。“青蛙”将来也会这样的，他的母亲也会自己把眼睛擦干的。因为甚至米休师傅死后，玛尔贝洛的母亲也擦干了眼睛，现在她已经再嫁，住到西发里去了，他的姊姊也已经结婚，老家的屋子关闭起来。从今以后，要是他挨打，他家里的人就根本不管了，而他自己也不在乎。等到他走上了灰驴或“青蛙”那样的路，他也再就感不到什么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到矿上来工作，这个人他们以前从来不曾看见过，在他来了之后总是尽量避开别人。矿工们互相谈论着，说他是从监牢里逃出来的，他要是再被抓住，人家就要把他再关起来，关上许许多多年。在这个机会里玛尔贝洛弄明白了，所谓监牢，就是人家关闭像他这样的窃贼和恶棍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经常被监禁着，被看守着。

他从那时候开始，对这个进过监牢又逃出来的人，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好奇心。然而，过了几个星期以后，这个逃犯直爽地明白地说，这种鼯鼠的生活他过厌了，终身住在监牢里他到宁愿，两者相比，监牢简直是天堂，而且他愿意自己走回那里去。“那么为什么所有在矿坑里工作的人不都自己跑到监牢里去呢？”玛尔贝洛问。“因为他们不是像你这样长红头发的，”那个瘸子说，“你会到那里去的，别着急，你的一生也会在那里了结的。”

但是，像他父亲一样玛尔贝洛在矿坑里了结了他的生命，不过方式不同。这时候，刚好人家要去探测一条坑道，这条坑道，他们相信是和左面山谷那边的一个竖坑相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可以减轻一半运砂子到矿外的的工作。如果不是，那去的人就非常危险，可能

迷路，永远不能找到路回来。因此，没有一个有家的人愿意冒这个险，即使拿全世界所有的钱来，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骨肉去做这种生命攸关的事。

然而即使玛尔贝洛身上这张皮能换来所有全世界的钱，他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来接受这笔世界所有的钱。他的母亲已经再嫁，住到西发里去了，他的姊姊也已经结婚。家里的门关闭着，他身无长物，只有他父亲的一双鞋，挂在钉子上。因此，最危险的工作人家总给他做，而一切生命攸关的尝试，也总是由他承担。既然他自己不关心自己，别人当然也不关心他了。他被人安排去探测那条坑道时，他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迷失在坑道里的矿工，他现在还在黑暗中不停地走，喊着求救，谁也没有听见他。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说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拿了父亲的工具，铁锹，鹤嘴锄，提灯，一口袋面包，一小瓶酒，就出发了。他从此以后就没有回来。就这样，甚至连玛尔贝洛的尸体也没有找到；矿坑里的孩子们在工作时谈论到他，总压低了声音，怕他那火红的头发，邪恶的灰眼睛，会在面前突然出现。

西西里柠檬

〔意大利〕 皮兰德娄

苏小凤 译

“苔莱季娜在这儿住吗？”

佣人只是穿着一件衬衫，不过已经扣好了上浆的高领，他打量着站在他面前台阶上的青年。这个青年，打扮得象个乡下人，粗呢大衣的衣领竖到耳根，两手冻得通红发僵，一只手拿着个肮脏的口袋，她是什么人，为了平衡，提着一个旧提包。

“苔莱季娜？她是干什么的？”佣人反问道，吃惊地扬起又浓又密、连成一线的眉毛，那眉毛好像是从嘴上刮下来的胡子，惟恐糟蹋掉，贴在前额上似的。

青年先是摇摇头，把鼻涕甩掉，接着回道：

“苔莱季娜，女歌唱家。”

“啊，”佣人吃惊地叫了一声，嘲讽地笑着，“您竟这样毫不客气地称呼她苔莱季娜？您是哪一位？”

“她是不是在这儿住？”青年边问边皱着眉，并且抽着鼻子，“您告诉她一声，就说密库乔来了，让我进去吧。”

“现在没人在家。”佣人嘴角上依然堆着微笑，回答说，“苔莱季娜·马尔尼斯小姐现在正在剧院，并且……”

“那么马尔塔大婶呢？”密库乔打断了他的话。

“噢，您是她的侄子？”

佣人马上变得十分客气。

“您请进，请进。没人在家，您婶母也在剧院。戏散场之前她们不会回来。今儿是您的……我们小姐是阁下的……大概是堂妹吧？今儿是为她举行的纪念演出。”

密库乔感到不大好意思，呆了一会儿，说：

“我不是……不，我不是她堂兄，说真的……我……我叫密库乔·